

弦上有暖阳

□ 赵喜浩

长春的重阳时节，阳光是暖的。

重阳节前一天下午，我下楼取快递，推开单元门，看见曹叔坐在门口石阶上。他正低着头，给二胡的琴轴上松香。阳光从楼间斜切下来，落在他身后灰扑扑的砖墙上，给他镶了一圈毛茸茸的金边。那把二胡我太熟了，竹筒上的蛇皮已有几道细密的裂纹，像老人手背上的皱纹。琴杆上的红绒绳旧得发白，在风里一抖一抖地。曹叔弓着手背，在弓毛上一遍遍地抹松香，动作很慢，像在给什么活物将顺皮毛。

“曹叔，明几个重阳，拉一段呗。”我打趣道。他抬起头，鼻尖上沾着一点儿松香末，白花花。我忍不住笑，他拿袖子一抹，倒把那点白抹开了。这就是长春人秋后的日常——天极高，瓦蓝瓦蓝的，云薄得透亮。空气里已触得到秋凉，早晚尤其明显，可阳光还很足，照在身上暖烘烘的，让人觉着日子又清冽又踏实。

第二天是重阳节，我在社区给老人发慰问品，一袋米、一桶油，还有一盆开得正好的菊花。花是寻常品种，花瓣细长，深黄色，带着一股清苦的香。老人们排队领东西，有说有笑。曹叔站在人群外，背着手，也不往前凑。我过去问他为什么不领慰问品，他摆手说啥也不缺。我说：“都有份儿，您不要，这花也得有人养。”他走过去，伸出一根手指，

我正好无事，便帮他花搬回家。他家在一楼，两居室，不大但利索，浅色瓷砖擦得能照见人影。宽大的窗台上已摆了几盆植物，绿萝、吊兰，还有一盆蟹爪兰。曹叔说：“你坐，我给你倒水。”我忙说不用，可他坚持：“来了不喝口水，像什么话！”我坐在旧沙发上，曹叔端来两杯热茶，碧螺春的香气慢慢漾开。

“曹叔，您是什么时候学的二胡？”我问。他放下茶杯，眼睛望向墙上的镜框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我年轻时在长春拖拉机厂上班，厂里有宣传队。那时候除了会干活，还得有一技之长，我就学了二胡。我师傅姓于，手把手教的。他说我这双手，握扳手比握琴弓合适。”我被他逗笑了，他也跟着笑，笑声很轻，像从喉咙深处浮上来的。“后来忙啊，结婚，生孩子，三班倒。二胡一搁就是二十年。再拿起来，已是退休之后了。手里没点事儿干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”那咋不找于师傅再学学？”话一出口我就觉得不妥。曹叔没在意，平静地说：“于

师傅早不在了。那年他住院，我去看望，他说，‘小曹啊，我那把琴你拿去吧。你手笨，心不笨。’”我望着那把琴，心里忽然有些说不出的滋味。

下午两点，社区举办联欢会。活动室靠墙摆着几排新旧不一的折叠椅，老人们三三两两地聊着天，空气里弥漫着橘皮和茶水的混合气味儿，暖融融的。曹叔怀里抱着二胡走进来，步子不紧不慢，像在赴一个多年前的约。他换了件灰蓝夹克，里面白衬衫的领子整整齐齐。这时，有人喊他露一手，他笑着没说话，坐到最后一排。联欢会上，老人们唱歌、跳舞、演小品，大家不时被逗得哈哈大笑。我回头看曹叔，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，二胡放在膝盖上，两只手叠在琴杆上，下巴微微扬着，像在听，又像在等。

终于轮到他了。有人提议拉《二泉映月》，他摆摆手：“那个太悲了。今儿个好日子，拉点儿乐的。”说完，他走到前面坐下，调了调弦，把琴弓轻轻一搭。屋里渐渐安静下来，连一直闹腾的小孩也睁大了眼睛。他拉的是《赛马》。说实话，拉得不算好——音准差一点儿，手指按弦也不是特别利索。弓在弦上起伏，像一匹老马在草原上小跑，偶尔还会打个趔趄。可琴声里有一种东西，说不清道不明，像风从很远的北边刮来，带着泥土和草秆的气息。不完善，却真。拉完一段，曹叔停下来喘了口气，额头上有一层细汗。他环顾一圈，说：“这琴跟了我很多年，它老了，我也老了。今儿个拉这么一段，就是想大伙儿听听，这东西，还能出声儿。”屋里静了一秒，然后掌声密密地响起来，有几位老人还悄悄抹了抹眼角。曹叔鞠了个躬，动作有些僵硬却很认真。直起身时，他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，像小孩子考了满分憋着不笑的样子。

活动结束，曹叔没急着走，坐在门口台阶上把二胡细细擦拭一番，用绒布包好。夕阳正西坠，光线变得绵软温暖，像融化的蜜糖，缓缓淌过他的衣角和那把旧琴。我挨着他坐下，说：“拉得挺好，曹叔。”他摇摇头：“不行喽！手指头不听话了。以前于师傅总说我拉得太‘死’，没有感情。现在有感情了，手又跟不上了。”他笑着叹口气，声音里带着淡淡的、无可奈何的满足。我们坐了好一会儿，谁也没说话。身后活动室已恢复安静，几张折叠椅还没来得及归位，在暮色里投下长而淡的影子。远处传来孩子们跑动的喧闹，还有一声声清脆的欢呼，像给这个秋天缀上了亮色的流苏。

曹叔站起身，把二胡往怀里一搂，说：“回吧，天黑得早了。”我抬头，见他沿着铺满落叶的小路走去，步子不快却很稳。秋风卷起几片金黄的落叶，打着旋儿追上去，也擦着他的肩膀落下。他忽然停住，回头冲我扬手：“明几个还来啊！”“来！”我也扬手。那一瞬间，我忽然觉得，所谓重阳，所谓敬老，不一定要有鲜花、拥抱和庆典。它就藏在这个寻常的傍晚，藏在一位老人挥手道别时衣襟翻起的金色夕阳里。这个秋天，一位老人愿意为邻居们拉上一段乐曲，他的琴声里有草原，有春天，也有他半辈子走过的路、经过的风。这一切从一把旧二胡里流淌出来，不算特别动听，却在这个傍晚亮堂堂的，像一束暖阳，落在每个人的心上。而我们这些被暖阳照亮的人，能做的不过是认真听、用力鼓掌，然后在暮色里告诉他：明几个还来。

这就是重阳节最真实的模样。



菊畔忆双亲

□ 周虎军

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转眼又到重阳节，不禁让我想起了2019年、2023年重阳节期间，我们兄弟姊妹陪父母到开封清明上河园、龙亭公园赏菊的往事。满城的菊花，一家老小的相伴，成了我心底最清晰的亲情印记。

2019年重阳节的那天，我们坐在奔向开封的大巴上，孩子们欢快地叽叽喳喳。父亲坐在车窗边，进入开封市区后，他指着远处隐隐约约的铁塔跟母亲说：“当年我来开封出差，还在铁塔下拍过照片。”母亲微笑着夸父亲记性好。

到了清明上河园，我们一下子闯入了菊花的世界，数不清的秋菊依次在园内的石阶上层层叠叠铺开，红的似火，黄的如金，粉的像霞，到处弥漫着清甜的菊香。父亲走在前面，脚步轻快得不像年过古稀的老人，他指着一株花瓣卷曲的菊花跟我们讲：“这种菊花因花瓣儿像龙爪，故名龙爪菊。”

我们跟在父亲身后，从虹桥走到勾栏瓦肆，看艺人吹糖人、耍猴儿、表演少林功夫。父亲时不时停下来，跟我们说他年轻时品读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往事和感受。他认为，如今这园子里的美景与画中的一模一样。父亲感叹道：“真是人在画中游，画在景中走，景已入眼帘，我亦入画中。”

中午时分，我们吃罢饭坐在园内的石凳上休息，分食着重阳糕。母亲接过去一块，咬了一口，笑咪咪地说：“当年，你外婆做的重阳糕比这还甜。”母亲说着说着就谈起了往事，讲起了她儿时过重阳节的情景。孩子们追逐着蝴蝶，欢笑声与园中络绎不绝的游人的说笑声交织在一起，犹如一首欢乐交响曲……

如果说2019年的重阳节赏菊之行是平安欢愉的，那四年后的重阳节观菊之旅则让我们体验到亲人平安相聚的珍贵。

2023年重阳节比往年冷一些，出发前父亲特意穿了一件厚外套。大巴

车驶进开封城时，满城的菊花依旧开得灿烂热烈。下车走了不远，我看到父亲的脸色有些发白，赶紧问：“爸爸您怎么了？”他摆了摆手，说：“没事，就是有点喘，可能衣服穿得有些厚，热得慌。”我们赶紧扶他到路边的道牙上坐下，母亲急忙从包里掏出水杯。此时道牙两旁的菊花开得正艳，花瓣上沾着露水，娇艳欲滴。父亲喝了水，歇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没事，再走不久就到了，别耽误大家。”我看着父亲，心里有些许担忧。四年前父亲步伐矫健，如今却双腿微微发颤……没跟父亲商量，我转身去路边找车。秋风裹着浓浓的菊香，可我的心沉甸甸的。大约一刻钟后，我们扶父亲母亲坐上车，不一会儿来到了龙亭公园。

只见园内御道两侧，菊花摆成的造型让人叹为观止，有“汴京八景”的艺术图案，还有“福寿安康”的字样，姹紫嫣红，争奇斗艳。父亲慢慢来了精气神，脸色也恢复过来，他走到一株墨菊前，指着它说：“这菊花好，颜色正，有风骨。”在我心中，父亲和母亲都是品行端正、不服输又待人友善的人，而且他们还具有和墨菊一样的品格——淡泊不争、坚韧不拔、朴实无华、端庄稳重。

那天，我们没逛太久，坐在龙亭大殿下的石台上聊了很多。父亲跟我说起他年轻时教学与在外工作的往事，母亲回忆冒雨送我去省会上学的过往。他们以前很少说这些话，可那天说得很多，像是要把一辈子的故事都讲出来。我们静静地听着，我们体会到父母走过的岁月里，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酸甜苦辣，更藏着深深的爱……

夕阳西下，我们准备返程，父亲回头望了一眼龙亭，又看了看身边的菊花，说：“这趟没白来，菊花好看，跟你们在一起，我和你们的妈妈都很开心。”

重阳岁岁至，菊香年年浓。如今，每每想起陪父母重阳赏菊的往事，心里暖融融的，这暖是温馨的，是恒久的，更是醉人的、珍贵的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永远在我心中都不会消散。

俭里藏温

□ 代黎黎

山里的宝贝藏在哪，她闭着眼都能摸个八九不离十。偶尔走岔了路，绕上半圈也总能找回来。

牛毛广最“金贵”，也最费功夫。新鲜的采回来，先热水焯透，再攥成团反复揉搓，去涩还易干。母亲坐在院子小板凳上，面前摆大面板，一下下揉。太阳毒辣，汗珠子落下来，她也顾不上擦。揉半天就晒，晒得差不多再揉，来回四五次，直到干透成发黑油亮的卷儿，卷越紧实层数越多，卖得越好。新鲜的几块钱一斤，晒干后能卖二三十块。

那时我放学回家，常看见母亲坐在夕阳里揉牛毛广，她眼皮打架、头一点一点，手却没停。我揉她：“妈，睡会儿吧！”她猛地惊醒，揉眼笑笑：“快好了，晒干给你买新本子。”那些个午后，那些动作里，藏着她对“富足”的渴望，对我最深的爱。

靠着母亲这股拼劲，家里虽没大富大贵，我却从没缺过什么。新衣服、新文具，连我想学打字电脑，她都咬着牙买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的世界空了大半，愈发“谨慎”，怕成我的负担。我在她缓慢的动作里，看清了她一辈子的付出——用勤劳扛重压，用节俭攒温暖，从没为自己求过什么。

现在轮到我了。我耐心地听她重复讲了无数遍的往事，抽时间陪她逛公园。她年轻时为家“节流”“开源”，如今我只想让她“享清福”。

看着母亲的背影，我想，她的一生是用“俭”写的书，字里行间满是“暖”的爱。这爱滋养我长大，如今，我要把爱铺展在她的晚年，让她知道，我们永远是彼此最珍贵的宝。



重阳日，天朗气清，秋阳正好，我陪着母亲去登山。

蜿蜒的山路上人很多，有轻装而行、赏枫看景的青年伴侣；有带着孩子、说说笑笑的一家三口；也有身着鲜艳运动装相扶相挽的白发老人。登上一处缓坡，我们见几位老人正在山上的亭子里打扑克，母亲就说：“咱也在这儿歇歇脚。”于是我跟母亲走进了亭子。

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亭子，四周的木质长椅上，不知被哪个热心人铺上了厚实的泡沫垫子。亭中央是一张石桌，四周摆着四张石凳，石凳上坐着四个打扑克的老人。他们裹得厚实，正玩得兴致勃勃：“老张，该你出牌了。”“王姐，你要是没有对二，这局就把你抓住了。”“这把我输了，来，看下一把的……”他们声音洪亮，中气十足，一会儿为一手好牌展颜欢笑，一会儿为一次输赢认真讨论。亭子里的几个老人，头发白的程度不一样，有的像落了一层薄霜，有的像覆了一层薄雪。

母亲一下子被他们吸引了，坐到旁边专注地当起了看客，不一会儿，她就融入了这一派谈笑风生、慢享时光的快乐里。

我站在亭边，极目远眺，金秋的山峦铺展到眼前，近处是浓密的红黄，远处是深浅不一的黛青。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里，几家瓦房顶的炊烟正袅袅升起，我看了看时间，原来，已是正午时分了。此刻，耳畔还不时传来老人们的开心笑声，不过听声音，他们的牌局已经接近尾声。不一会儿，他们谈笑着收起了纸牌。牌局散了，一位老人起身时腿脚不太灵便，旁边的同伴没去扶他，只是把自己的登山杖悄悄往他手边推了推。他没道谢，也没说别的，拿起杖，点了两下地，走在前面了。

“重阳佳节，登高望远，咱们在这儿留个影吧。”人群里，不知是哪个老人对着满山秋色发出了提议。另外几个老人纷纷赞成，我赶忙拿出手机，自告奋勇说：“好，我来当摄影师！”于是，他们将头发，正衣襟，很自然地站到了亭子边上。母亲也加入其中，她穿着一件枣红色抓绒外套，眼角的皱纹间盛满笑意。随着“咔嚓”“咔嚓”几声轻响，快门定格了美好瞬间。霜叶枫红，群山隐隐，雕花的亭角飞檐下，

一山秋色满目重阳

□ 邱立新

几个老人眼角堆起细密的纹路，开心地站着。

下山的时候，我走在前面，母亲走在后面，我不时回头看母亲。她扶着山道栏杆，一步一步往下迈，见我回头看她就说：“不累，今天这两条腿，比往年轻巧不少。”我在山泉边接了半瓶水，又拿出自带的水递给她喝。她抿了一口，说：“还是山里的水清亮，拿回家去，烧开了给你尝尝。”然后就把水瓶装进了自己的背包。

到山脚下的时候，母亲说：“今天这山景，看着比往年都透亮，我赶忙拿出手机，自告奋勇说：‘好，我来当摄影师！’于是，他们将头发，正衣襟，很自然地站到了亭子边上。母亲也加入其中，她穿着一件枣红色抓绒外套，眼角的皱纹间盛满笑意。随着‘咔嚓’‘咔嚓’几声轻响，快门定格了美好瞬间。霜叶枫红，群山隐隐，雕花的亭角飞檐下，

一山秋色，满目重阳。此时，秋风送来山下人家的饭香，也荡开了我的心：山会老去，叶子会飘落，但此刻的并肩温暖，终将走成记忆里最绵长的风景。

站在重阳的门槛上

□ 胡飞扬

火红的枫叶穿过林间的空隙
以烈焰般燃烧的姿态
点亮金秋的岁月
我站在重阳的门槛上
看遍地黄花
飘逸秋菊的芳香

我看见深秋的太阳
轻柔地抵达山顶
重阳登高的人群
手捧茱萸
追逐山顶的阳光

秋风像一个迟暮的老农

大声呼唤着重阳的名字
我行走于秋季的边缘
欣赏稻穗在一夜之间变成金黄
聆听大地掀开收获的声浪

今年秋菊的花讯
铺天盖地
传递霜染青山的信息
来得正是时候

我站在重阳的门槛上
看秋风漫过群山
带着菊的五彩花瓣
吹向秋色正浓的故乡

春光

组稿记者
毕春慧
孙红际
孙 巍
易 玲